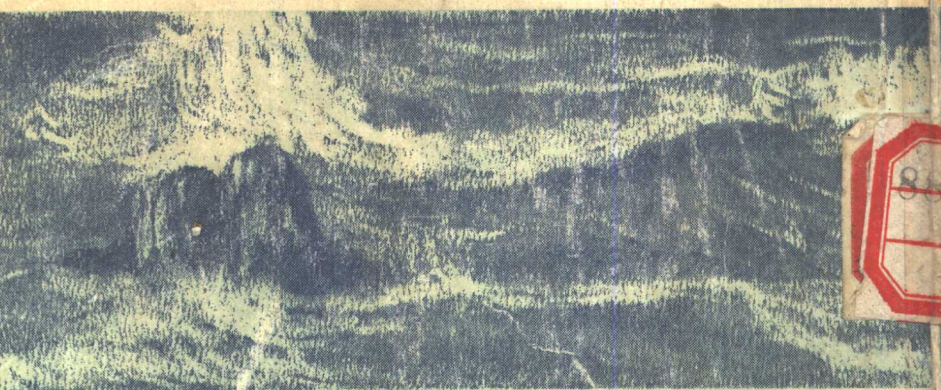


海鷹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著



海 鷹

英國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著

郭 開 蘭 譯

楊 周 翰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 京

海 鷹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著
郭開闢譯
楊周翰校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58) 字數:230千
開本 31"×42" 1/32 印張 12 $\frac{11}{16}$ 插圖 4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24000

定價(6) 1.13元

James Aldridge

The Sea Eagle

Michael Joseph Ltd., London, 1944.

封面設計：藤 韓



作 者 像

London: March 1950

To the Revolutionary Me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book, written in 1943, was
a picture of the struggles of
the Greek people against the
same forms of local &
foreign reactio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w destroyed. Greece is still
a tragedy; but the victory in China
is certainly a lesson in the
certainty of ultimate success
for the progressive forces, in Greece
& elsewhere.

James Reddick

23 Queens Gate Terrace. London. S.W.7

贈給革命的中國人民：

這本書寫於一九四三年，描寫的是希臘人民反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鬥爭。他們所反對的國內外反動派和現在已經被中國共產黨人所消滅的國內外反動派是一樣的。希臘的局勢仍然是一個悲劇；但是，中國的勝利，對於希臘和其他各地進步勢力最後成功的必然性，無疑是一個榜樣。

詹姆斯·阿爾德里奇

一九五〇年三月於倫敦

第一章

正規的戰爭隨着驅逐艦隊的撤退結束了。驅逐艦載走了新西蘭師的殘餘部隊和零星的一些英國兵與澳洲兵，接着，克里特島便正式宣告棄守。

這是故事的開始。這是整個故事的開始。

正式宣告棄守以後，驅逐艦又回來過幾次，運走了許多等候在南部海岸的人。可是，由於德國空軍不斷地將傘兵降落在他們周圍，那些沒有走掉的，很快地也就不得不離開南部海岸了。他們多半結成大隊，逃進了山裏。

克里特島上全是山，全是陡峭的大山，藏起來很容易。而且克里特島人又非常情願養活和掩蔽這些英國人和小英國人。他們只要分辨得出，總是把澳洲人和新西蘭人稱爲小英國人的。因此這些大隊的小英國人，有的能够一直安然無恙地躲上好幾個月，直到德軍發現他們，上山來把他們肅清。

德軍用不着費勁就可以發現他們，因此，在正式撤退以後很久，戰爭仍舊在繼續進行。只要有大隊的人存在，戰爭就在繼續。可是，大隊的人究竟容易受敵，澳洲兵不斷

地被消滅，因此到後來就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羣了。

這些小羣的人躲進了克里特島的比較偏僻的荒山。他們緊挨着山脚，迅速移動，隔一個時期便向海邊衝一下，想找到船隻或其他渡海工具，到埃及去。

德國兵同樣也肅清了這些小羣的人。肅清小羣的人當然比較困難，可是澳洲兵想要到海邊，就免不了要暴露自己，就免不了要離開山區，因而被德國兵捉住。而且，德國兵也常常一陣陣地進山搜索。後來，那些小英國人連一小羣一小羣聚在一起也太危險了，於是他們便一個兩個地分散開來，迷失在克里特島的山間，直到被殺或被俘。在中大部分地區裏，他們是十分安全的。他們之所以安全，是因為克里特島上德國兵到過的城鎮和鄉村至今還很少，雖則克里特的戰事已經結束兩三個月了。

可是，要想逃走，他們就得到沒有掩蔽的南部海岸去。而他們的確也從沒有放棄過逃走的嚐試。就是躲在山裏等待的時候，只要德軍來了，或者克里特人設法告訴他們德軍要來了，他們也總是從這村躲到那村的。在有些地方，克里特人自己已經在抵抗敵人，或者至少有了抵抗的組織。可是澳洲兵却很少碰見過這樣的克里特人。

澳洲兵就這樣經常地移動着。他們走遍了克里特的山區。他們的移動和尋找糧食也有很大關係，因為找糧食總要冒危險，雖然克里特人樂意給他們。

只要留在山裏，他們就得不斷移動。他們在等待那麼一天，時機到來，可以向南方的地中海海岸衝去，下山到有路的山谷裏去碰碰運氣。總之，好歹得想個辦法到南方，找一隻船，離開這個地方，到埃及去從頭幹起。

可是，到埃及以後能做些什麼，他們却從來沒有想過。他們只是老在想，有一天要下山到南部海岸去，目前則要一面提防，別叫德國兵或日漸增多的意大利兵抓去，一面移動。他們老是在移動，因為敵人彷彿老是在跟着他們。

有時候，他們碰到一個德軍還不會接近，不會發現，不會騷擾過的地方，他們感覺很愉快。可是要不了多久，德軍總會來到離他們很近很近的地方，要不然，他們也會發現恰巧附近就有德軍，這樣，他們便又得往前走了。

老是這個樣子。隨時隨地都在移動。

第二章

有兩個澳洲兵，就這樣來到了聖克森多斯，一個坐落在攸克塔斯山腰上的出產白葡萄酒的村子。攸克塔斯山在有名的愛達山附近，可是它並不與愛達山相連，而且並沒

有高到種不了橄欖的程度，也沒有高到種不了葡萄的程度。在它的紅土的山坡上，長着一排排的參差不齊的葡萄樹。

他們倆沿着一條鑿在山坡上的石板路，向聖克森多斯村走來。他們都穿着大多數克里特島人穿的那種寬大的粗布襯衫。他們的褲子看不太分明，顏色和質地都看不分明，不過，式樣却是歐洲式而非克里特島式。身材比較高的一位把膝蓋以下的褲腿塞進了粗羊毛的短統襪裏，顯然是想把褲子冒充成克里特島式的褲子。不過，做得並不很成功，反而使他像個維多利亞時代的騎自行車的人。

另外一位，是個胖胖的漢子，生着兩瓣灰白的薄嘴唇，一頭稀疏的頭髮，偽裝的意圖顯然要小些。他的肥襠褲，褲脚的一圈全破了，老在他那澳洲政府發的、曾經一度是棕色的軍靴四周，啪撻啪撻地飄動。

胖胖的一位走在前面，用眼睛盯着下面房屋稠密的白色的聖克森多斯村。他正在尋找一條通往這個很難去的村子去的大路。可是他看不見一條大路，只看見幾條趕騾的小路，從山下穿過在當頂的太陽下發紅的紫霧般的矮樹林，通到上面的村子裏來。

『找到了嗎？』高個子問道。

『沒有大路，』胖胖的一位回答說。『不過，上次那地方也沒有大路，他們却也找到

了。」

「我餓得顧不上這許多啦，跟我來吧，」高個子說。

那個扁臉蛋、塌鼻子、窩下巴、凹顯幫子的胖子，已經開始順着石板路走去了。他的名字叫安格斯·柏克。一下山，小路便突然平坦下來，前面就是聖克森多斯村最靠外的幾所泥棚屋，於是他心裏不由得緊張起來。

「當心機器腳踏車，」他說。「他們到處都有這種玩意兒。」

「你該把褲腿塞進去的，」高個子說。

「有這一把鬍子，我够像希臘人的啦。」

他們在小路的平坦的地方站了一會兒。現在，他們已經來到那些骯髒的白房子旁邊了。他們四下張望，看看有沒有德國軍隊或意大利軍隊佔領的形跡。當你緩緩地走進這樣一個村子的時候，你的肚子餓得叫你不得不冒險，可是神經卻又沒有麻木到使你不知道害怕，這樣的時候往往是最難受的時候。

這樣的關頭，往往也是最緊急的關頭。

他們倆順着一條突然變得盡是灰土的小路慢慢走去。小路先繞過一座建築在木樁子上的石頭房子，然後兩邊忽然出現了兩排泥棚屋。突然間，狗出現了，抱着嬰兒的女人

出現了，接着那些穿着口袋似的褲子的克里特島男人也出現了，還聞得到強烈的醋味，要不就是酒味，總之，是一股強烈的味道。

安格斯·柏克一眼就注意到其中的一個克里特人。這個人在他們倆走到兩座白石頭房子中間的時候，一直望着他們。高個子仍然在繼續四面尋找敵人佔領的形跡，可是柏克走路的神氣却像回到了本鄉本土一樣。他在那個克里特人的面前站住，這人滿身稀稀拉拉地黏着葡萄皮，身上有一股酒坊的味道。

『Kalymaris，○』安格斯用希臘話招呼他。

『Kalymaris，』那個克里特人回答。

『我們想要點吃的，』柏克故意用英國話說。

那個克里特人望望他，然後又朝他背後的路那邊望了一望。安格斯·柏克本來也想回過頭去看看，可是並沒有這樣做。

『Tayr，』柏克說。這是克里特話，相當於希臘話的燕麥和一切食物的意思。

歇了一會兒，那個克里特人問他：

『你們是英國人嗎？』

安格斯·柏克微微搖了搖頭，然後回過頭去望了望那個克里特人望過的地方，只看

見一個年輕少女笑了笑就跑進門去了。

『我們是澳洲人，』安格斯·柏克用希臘話說。『小英國人。』這也是用希臘話說的。『啊哈，原來是澳洲人。』聲音很響亮。

『Nay。』高個子說。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希臘話的『是』字。

『歡迎歡迎，』那個克里特人說。

這句話是安格斯·柏克聽熟了的，因此他多少寬了心。那個克里特人對他們笑了笑，轉過身去，示意要他們跟他走。

『安格斯，』高個子說。『像這樣找吃的，我真發愁。』

『這樣的日子還有得過呢，』柏克直率地說。

他們跟着那個克里特人，繞過一條上山的石路，路上滿是一堆堆的葡萄渣，房屋的破牆上也黏着葡萄皮。這些渣子是從街邊牆上的一些洞子裏倒出來的。這些破房子就是製葡萄酒的榨房。

○ 希臘語「您好」的意思。

○ 希臘語「是」(「Nay」)與英語「不是」(「Nay」)讀法相同。所以雙方互聽起來，彷彿不能相信。

他們經過這些榨房，走進一個低矮的泥棚屋。屋子裏高高地堆着幾堆切斷了的乾葡萄籐，地上擺着一些用來拉直葡萄籐以便割切的木架。外面還堆着一些用葡萄籐編的籃子。

那個克里特人請他們在一張長凳上坐下來。他借茅草頂上一個洞裏射進來的光線，往石罐裏倒了一些白葡萄酒，又在一個木盤裏放了些白色的羊乳酪和扁圓的阿拉伯麵包，然後把木盤遞給他們。

『你們請吃吧，』他用希臘話說。

安格斯·柏克用英國話謝過他，接着便馬上吃起來了。他們把薄餅似的麵包夾上乳酪，掰成兩半，往嘴裏送。那個克里特人又放了些麵包和乳酪在木盤裏，然後才很有禮貌地背轉身去不看他們吃東西。

『恐怕他的全部存糧都在這兒了。』高個子雖然這樣說，還是照樣在吃。

『不要緊，他還可以弄一些來的，』柏克說。他從罐子裏喝了些白葡萄酒。酒味很清涼，因為罐子是陶土做的。

『這是白酒，』他指着葡萄酒說。

『他們怎麼釀出紅白兩種顏色的酒來的？』高個子問。

『一種是榨了再釀，一種是釀了再榨，』柏克說。『我也搞不清究竟哪一種該先榨。』那個名叫黎德的高個子，往地下啐了一口唾沫，因為他已經喝到罐底，那股苦味叫他吃了一驚。他那毫無特色的瘦臉，咧着嘴微笑了一下，一隻腳不住地把啐在地上的東西擦掉。他望了望那個克里特人，想看看他瞧見了沒有。

『我們需要帶點東西走，』安格斯·柏克說。

『我們幹嘛不待在這兒，等夜裏再走呢？我們離大路太近了，』安格斯。我們很快就要到山谷裏了。』

『聽着，』柏克說。『我們現在既然已經動身往南去，就得快走。我跟你說了多少遍啦。進了山谷，我們就只能夜裏走動，可是在這半山腰上，白天走路是很安全的。』

『安全個屁，』高個子黎德說。『這正是他們按時巡邏的地方。』

『從這兒下去，我們不沿路走就是了。』

『前面馬上就要看見大路啦。』

『可是還沒有見到呀。』

『這太冒險。』

『難道你認為不冒點險就能逃出這個地方嗎？』安格斯·柏克眼瞪瞪地望着黎德說。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好像對逃出去，對黎德和自己都不大在乎似的。

他的語調聽起來很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在黎德聽來很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

『拌嘴有什麼用，』黎德說着，微微聳了聳肩膀。

『我不是拌嘴，』柏克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克里特人聽見他站起，便回轉身來。他是一個頭髮頹白的老頭兒，笑起來像一隻小熊。此刻他就是在這樣笑。

『謝謝你，』柏克又謝了他一次。

接着，他比着種種手勢：指指麵包，又指指口袋，把口袋鼓起，表示他想要點吃的帶走。那個頭髮頹白的克里特人弄懂了他的意思，點點頭，說道：『可以，可以。』他走到一個本色的白麻布袋跟前，解開袋子，取出四塊硬綁綁的阿拉伯麵包。他把麵包遞給柏克，柏克半推半接，於是他便把麵包硬塞在柏克手裏。接着，他又在罐子裏倒了些白葡萄酒，把罐子交給高個子黎德，這才伸出手來與他們握別。他們握過手以後就走了出來。

『我來提這個吧，』柏克指着酒說。

『去你的，安格斯……』